

SHI JIE KE HUO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人民日报出版社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责任编辑：李丽琼

封面设计：(f) 葛胜视觉

ISBN 7-80208-004-5



9 787802 080041 >

ISBN 7-80208-004-5/1·003

定价：888.00元（全30册）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雄星球上的 交际花

[日]星新一等 著

李丽琼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一、青春永驻之谜.....	(1)
青春永驻之谜.....	〔美国〕纳撒尼尔·霍桑 (1)
血人制造	〔美国〕克莱格·斯特耶特 (11)
海豚谜底	〔美国〕戈登·R·狄克逊 (32)
生命之谜	〔俄罗斯〕德聂伯罗夫 (50)
象人外形	〔英国〕布里安·阿尔迪斯 (79)
高效更新溶剂	〔英国〕约翰·莱克汗 (89)
二、星球帝国大战.....	(104)
“拿破仑”行动	〔波兰〕瓦尔德马尔·波尔希德 (104)
星球帝国狙击战.....	〔美国〕乔治·卢卡斯 (113)
与外星人的战争和爱情	〔美国〕L·比格尔 (130)
劫持“龙斧号”	〔美国〕詹姆斯·蒂普特里 (143)
出击般罟里怪.....	〔俄罗斯〕伊·叶菲列莫夫 (172)
大三偏魔怪区.....	〔西班牙〕柯蒂斯·加兰 (185)
三、向地球人类广播	(205)
宇宙波向地球广播.....	〔罗马利亚〕德·米胡 (205)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日本〕星新一 (218)
海洋危机.....	〔美国〕詹·博勒德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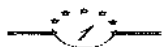


一、青春永驻之谜

青春永驻之谜

〔美国〕纳撒尼尔·霍桑

那个非常古怪的老头，黑德格医生，有一次邀请四位年高德望的朋友到他书房去见他。有三位白胡子的老先生：梅德伯恩先生、陆军上校基里格卢和戈斯科因先生，还有一位年长色衰的太太，她就是寡妇维切丽。他们都是心情忧郁的老家伙，生活一直不幸；他们的最大不幸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行将就木的人。梅德伯恩先生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曾经是一位富商，后来在一场不顾后果的投机生意中赔了个底朝天，现在比乞丐也好不了多少。基里格卢上校因为寻花问柳，沉于享乐，虚度了大好年华，搞垮了身体，耗尽了资财，结果落了一身毛病，象痛风什么的，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种种折磨。戈斯科因先生是一位破落潦倒的政客，一个名声很坏的人，起码有很长一段时间名声很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恶名才在新一代人之中渐渐不为人知。这使他默默无闻，倒不那么名声狼藉了。至于寡妇维切丽，据说她当年曾经是一位绝色美人。可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几件丑闻，城里的上流社会对她执着偏见，她便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有一个情况值得一提：梅德伯恩先生、基里格卢上校和戈斯科因先生，这三位老先生都曾经是寡妇维切丽早年的情人；有一次为了她的缘故，他们几乎要血刃相见。在往下讲之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前，我想稍稍暗示一下，人们认为，黑德格医生和他的四位客人有时候有点不太正常——老年人嘛，或者因为眼下的麻烦而苦恼，或者因为回首往事而伤感，这种情况倒也是挺常见的。

“亲爱的老朋友们，”黑德格医生说，一边请大家落座。“这些个小实验，其中有一个我非常想要大家帮忙。我就是在我书房这里做这些实验来消遣自乐的。”

如果大家的传闻当真的话，黑德格医生的书房一定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这是一间光线昏暗的老式房间，挂满了蜘蛛网，布满了经年的尘土。绕墙一周，立着好几个橡木书橱，低一些的架子上——排排摆满了对开本和黑体字的四开本的书；高一些的架子上摆满了羊皮封面的十二开本的小书。中间书橱的上方是一尊古希腊名医希波格拉底的半身铜像。据了解内情的人说，黑德格医生在行医时如果遇到疑难病症，总习惯向这尊胸像顶礼求教。在这间房间最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立着一个又高又窄的橡木壁橱，橱门关得不严，里面隐隐约约有一具骷髅。在两个书橱之间，高高挂着一面镜子，玻璃很脏，镀金的框子已经黯然无光。关于这面镜子，有许多玄妙的传闻。比如，据说死在这位医生手里的病人，他们的灵魂都安息在这面镜子的四框里面，只要他往那边一看，这些灵魂就都死死盯着他的脸。这间房间的对面装饰着一位年轻太太的一幅全身像。她身穿绫罗绸缎，非常华丽，只是现在已经褪了颜色；她的面容象她的衣着一样，也褪了颜色。半个多世纪以前，黑德格医生正要和这位年轻太太结婚，可是她身体稍稍有些不舒服，她吃了她情人开的一剂药，就在新婚之夜死去。这间书房最大的奥秘还没提到呢。那是一本份量很重的对开本的书，包着黑色的皮子，扣着几个很大的银扣子。书的背面没有字，所以没有人知道书名是什么；不过谁都清楚，这是一本魔法书。有一次，一个使女拿起这本书，只是想掸去上面的尘土，壁橱里的骷髅就嘎嘎作响，那位年轻太太的画像把一只脚伸



到地板上，从镜子里露出好几个鬼脸向外窥视；与此同时，希波格拉底的铜像紧皱双眉，还说——“住手！”

这便是黑德格医生的书房。我们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夏季的下午，这间房间的当中放着一张小圆桌，黑得象黑檀木一样；

亡面摆着一个水瓮，做得形态优美、技艺精湛。阳光从两块厚厚的缎子帷幕之间射进窗子，径直投在这个水瓮上，一抹和煦的光线便被反射到围坐在一起的五位老人的死灰一般的脸上。桌上还摆着四个香槟酒杯。

“亲爱的老朋友们，”黑德格医生重复说，“我在做一个极其奇妙的实验，我可以指望得到几位的帮助吗？”

黑德格医生是一位非常古怪的老先生，他的怪癖已经成了一千篇小说的核心内容。其中几篇——尽管有人说是我的耻辱——溯本求源，也许可能正表明我是实话实说的呢。现在这篇小说，如果有哪些段落动摇了读者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乐于承当小说贩子的恶名。

当医生的客人听他讲完他打算做的实验之后，他们猜想，无非是在一架空气泵里闷死一只老鼠，或者用显微镜观察一下蜘蛛两，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胡闹而已，不会有什么更加新奇的东西。他是常常习惯拿这一类玩艺儿来折磨他的亲密朋友的。可是没有等他们答复，黑德格医生便一瘸一拐地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本厚厚的、包着黑皮子的对开本。——一般人的说法都认定这是一本魔法书——他解开银扣子，翻开书，从印着黑体字的书页里取出一朵玫瑰花，或者说曾经是玫瑰花的東西——翠绿的叶片和艳红的花瓣已经变成了淡棕色。这朵古老的花朵，好象随时都会在这位医生的手里破碎，化为尘埃。

“这朵玫瑰花，”黑德格医生说，“这朵枯萎了的、正在破碎的玫瑰花，是在五十五年前开放的。它是西尔维亚·娃德送给我的，她的画像就挂在那边；我本来是准备在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佩戴的。五十年来，它一直被珍藏在这本古书的书页之间。好，诸位相信不相信，这朵五十五年前的玫瑰花也许能够重新开放？”

“乱弹琴！寡妇维切丽说，恼怒地摇了摇头。“你还不问老太婆的皱纹脸会不会象鲜花一样开放呢？”

“瞧！”黑德格医生说。

他打开水瓮，把那朵褪了色的玫瑰扔进水瓮的水里。起初，它还轻轻飘在水面，好象一点潮气也没有吸收，可是不久，一种奇妙的变化开始显现出来。干瘪的花瓣动了起来，颜色变得越来越红，好象这朵花是在从深沉的睡梦中醒来似的。细枝和叶片变绿了。这朵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玫瑰，看上去和当初西尔维亚·娃德送给她恋人的时候一样的鲜美。它还没有完全盛开，它那娇艳的花瓣儿，有一些还羞答答地蜷伏在它滋润的花心的周围，里面有两三颗露珠在莹莹闪耀。

“这当然是很精彩的把戏，”医生的朋友们说；不过，他们的话说得有些漫不经心，因为在观看一位魔术师表演时，他们曾经见到更大的奇迹；“请问这是怎么搞出来的？”

“难道你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青春之泉’吗？”黑德格医生问，“两三个世纪之前，西班牙探险家彭斯·戴里翁曾经去寻找过。”

“可是彭斯·戴里翁找到了没有呢？”寡妇维切丽问。

“没有，”黑德格医生回答，“因为他从来没有找对地方。著名的青春之泉，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是座落在佛罗里达半岛的南部，离莫卡科湖不远。它的泉眼被好几棵巨大的木兰树遮掩着；这几棵木兰树虽然不知经历多少世纪，可是由于受到这股神奇泉水的滋养，却仍然和紫罗兰一样鲜嫩。我的一位朋友知道我对这种事情非常好奇，便给我送来了诸位在这水瓮中见到的泉水。”

“啊嗨！”基里格卢上校说，医生说的话他根本不相信。“那





么，这种液体对人体结构能发生什么作用呢？”

“您自己来判断好了，亲爱的上校，”黑德格医生回答；“我尊敬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意饮用这种神奇的液体，这样诸位便可以重返华年。至于我本人嘛，由于从小到老坎坷很多，我就不急于返老还童了。所以，如果诸位允许的话，我就仅仅观察一下实验的过程。”

黑德格医生一边说，一边把青春之泉倒入四个香槟酒杯。泉水里显然充满了能起泡的气体，因为小水泡不断从杯底冒上来，在水面炸开，化为银色的水花。由于这种液体散发出一种宜人的香味，几位老人便不怀疑它具有强身健体、爽心怡神的作用了；虽然他们根本不信它有返老还童的功效，他们还是愿意马上就把它喝下去。可是黑德格医生请求他们稍等片刻。

“在喝之前，我尊敬的朋友们，”他说，“你们应该大概写几条守则，指导几位第二次度过危险的青春。根据我照料几位的毕生经验，这样做是合宜的。想想看，几位返老还童之后，条件特殊优越，如果反而行为不轨、愚蠢行事，不能成为当代青年的榜样，那将是怎样的罪恶和耻辱呀！”

医生的四位年迈朋友没有回答，只是颤抖着发出一阵微弱的笑声；认为他们明知干完错事立刻就将悔恨，却竟然还会再次误入迷途，这种想法实在是荒唐可笑。

“那么请吧，”医生说，欠身鞠了一躬。“我很高兴，我的实验专题选得很好。”

他们用没有知觉的手把杯子举到唇边。这种液体，如果象黑德格医生所说，确有这些奇效的话，就只能给四个最需要它的人了。他们那副样子，好象生来就是造化的老态龙钟的子孙，始终是几个脸色苍白、衰朽不堪、萎靡不振的可怜虫儿，压根儿也不知道青春和欢乐为何物。他们现在围桌而坐，向前欠着身子，灵魂和肉体里的活力所剩无几，即使是重返青春的前景也不足以让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他们重新变得生机蓬勃起来。他们把泉水喝完，把杯子重新放在桌上。

屋里的气氛确实马上就有了改观，和一杯烈酒所产生的效果没有什么两样，同时一抹灿烂的阳光立刻在他们脸上闪着光芒。他们的两颊生气盎然，而不再是使他们显得如同僵尸一样的死灰色了。他们瞪目相视，猜想某种魔力确实开始抹去时间老人长久以来刻在他们额头上的深深的皱纹。寡妇维切丽整了整帽子，因为她觉得自己几乎又象一个女人了。

“再给我们一些这种奇妙的泉水吧，”他们急切地喊道。“我们是年青一些了——可是仍然太老！快——再给我们一些！”

“耐心些，耐心些！”黑德格医生说。他坐在那里，以哲学家的冷漠观察着实验。“你们变老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们也许在半个小时之后就会年青起来，你们肯定会满意的！泉水你们可以随便喝。”

他又把他们的杯子斟满青春之泉，瓮里的水还足够把城里的一半老人变得和他们的孙儿孙女一般大呢。气泡还在杯边闪烁，医生的客人就从桌上一把拿起杯子，把泉水一饮而尽。难道是幻觉吗？这股泉水甚至还在顺着他们的喉管往下流，就在他们全身引起变化了。他们的眼睛变得又明又亮，他们银白的头发变得越来越黑。他们围桌而坐，三个中年男子，一个女子——她已经变得娇媚丰满了。

“我亲爱的寡妇，你真迷人！”基里格卢上校喊道，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脸——时间的阴影正从她的脸上隐退，就象黑暗让位给璀璨的黎明。

俊俏的寡妇早就知道，基里格卢上校的恭维并不总 and 清醒的事实一致；所以她站起来，向镜子跑去，仍在担心她将看见一副老太婆的丑陋嘴脸。与此同时，那三位先生的行径说明，青春之泉是有一些迷人的功效；除非他们这样情绪欢快，确实仅仅是由



于突然摆脱了年龄的重负而有些飘飘然了。戈斯科因先生心里似乎在琢磨政治上的题目，不过这些题目究竟是和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有关，很不容易确定，因为这些主张和措词五十年来一直在流行。他一会大讲爱国主义、民族光荣和人民权利，语音高亢，喋喋不休；他一会儿喃喃低语谈到一些或另一些危险的事情，声调油滑，闪烁其词，谨慎得连他自己的良知也几乎不解其中的含义；他一会说起话来又要腔弄调，十分谦恭，似乎有皇室的人在聆听他措词巧妙的大块文章。基里格卢一直在反复唱着一首欢快的饮酒歌，和着节拍敲着杯子；他的眼睛溜向寡妇维切丽丰满健美的倩影。桌子的另一边，梅德伯恩先生计算着美元美分，他用这些钱与别人合资进行一项奇特的工程：驱使一队鲸鱼运送极地的冰山，向东印度群岛供冰。

那位寡妇维切丽呢，她却站在镜子前面，向自己的形象痴笑、调情，象在迎接她在世界上最钟情的朋友。她把脸贴近镜子，要看一看那些熟悉的皱折和眼角的鱼尾纹是否确实已经消失；她仔细观察，看看头上的白雪是否已经完全融化。最后，她轻快地转过身子，迈起舞步走到桌边。

“我亲爱的老医生，”她喊道，“请再给我一杯泉水吧！”

“当然，我亲爱的太太，当然，”随和的医生回答，

“瞧！我已经把杯子斟满了。”

实际上，四只杯子摆在那儿，奇妙的泉水已经漫到了杯边，水面冒起晶莹的水花，好象熠熠闪光的钻石，这时几乎已是黄昏，屋里变得更加昏暗了；可是从水瓮里射出一抹柔和的、月亮般的光辉，照到四位客人的身上和医生衰老的脸上。他坐在雕工精细的高背橡木圈椅上，带着一副只有时间老人才配有的老者的尊严。——除了这幸运的一伙，时间老人的权威还从来没有受过非难呢。——甚至在把他们把第三杯青春之泉一饮而尽的时候，医生脸上的这种神秘的表情就已经使他们敬而畏之了。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可是青春生命欢快的热流立刻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涌。他们现在是快乐的年青人了；老年，连同它的许多难堪的忧虑、悲伤和疾病只不过是残存在记忆里的一场恶梦，一梦醒来，他们乐不可支。

他们的灵魂本来早已黯淡无光，现在却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使得他们的前程又变得十分迷人了。没有这种光彩，人世间繁衍不断的场景仅仅是一条展览陈旧图画的画廊而已。他们感觉自己象是崭新世界的崭新的生灵。

“我们年青了！我们年青了！”他们欢呼雀跃地喊道。

青年，象极度的老年，都没有中年稳健行事的特点，而是共同把这些特点加以同化了。他们现在是一伙快活的小青年了，他们这年龄精力充沛、充满嬉乐，他们几乎为此而发狂。最不寻常的是，他们在欣喜之余突然想起要把羸弱和衰老嘲弄一番，直到前不久他们还是羸弱和衰老的牺牲品呢。他们大声嘲笑他们那一身老派儿的打扮儿，嘲笑那三位年青人的宽边儿的上衣和垂垂下坠的坎肩，嘲笑那位妙龄少女的古老的软帽和长袍。他们一个装得象害痛风病的老祖父，一瘸一拐地从地板上走过；一个把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假装在翻阅那本黑体字的魔法书；第三个坐在圈椅上，竭力模仿黑德格医生那副老者的尊严。然后他们又都大声嬉笑，在屋里跳来蹦去。那位寡妇维切丽——如果这样娇媚的少女可以叫做寡妇的话——轻快地向医生坐的椅子走去；玫瑰红的脸上带着俏皮的微笑。

“医生，您这可爱的老可怜儿，”她喊道，“起来和我跳个舞吧！”一想到可怜的老医生的样子将显得多么古怪，那三位青年人就笑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

“请原谅，”医生温和地回答。“我年纪老了，又患有风湿病，我跳舞的时候早就过去了。这几位快活的青年人都是会为有这样一位俏丽的舞伴而高兴的。”



“和我跳吧，克拉拉！”基里格卢上校喊道。

“不行，不行，我是她的舞伴！”戈斯科因先生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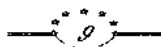
“五十年前她就答应跟我了！”梅德伯恩先生嚷了起来。

他们把她围了起来。一个激动地抓住她的双手——一个伸出胳膊勾住她的腰身——第三个把一只手伸进她披散在寡妇帽下面的光润的卷发里。她红着脸，喘着气，挣扎着，责骂着，嬉笑着，她温暖的呼吸轮流扑扇着他们的脸；她竭力想摆脱出来，可是仍然在他们的拥抱之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烈的争风吃醋的场面呢，奖品是一位勾魂夺魄的美人。可是一个不确实的传闻却说，由于屋里一片昏暗以及他们仍然穿着老人装，那面很高的镜子却照出了三个面色苍白、瘦瘪枯干的老爷子在荒唐可笑地争夺一个皮肤丑陋、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但是他们是年青的，他们炽热的情欲便是证明。那位少女寡妇只管卖弄风骚，既不以情相许又不加以克制，使三位对手火烧火燎得近乎发狂。他们开始怒目相向，一面继续抓着那个美丽的奖品不放，一面使劲捏住彼此的喉咙。由于他们拉来扯去，桌子被翻倒在地，水瓮被摔成了无数碎片。珍贵的青春之泉汇成一股亮闪闪的溪流，在地板上流淌，弄湿了在夏末变得衰老、飞来这里等死的一只蝴蝶的翅膀。这只昆虫在屋里款款飞过，落在了黑德格医生如霜似雪的头上。

“听着，听着，先生们！——听着，维切丽太太，”医生喊道，“我确实必须对这种暴行提出抗议。”

他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嗦嗦发抖，好象面色苍白的时间在招呼他们离开阳光灿烂的青春，面回到寒冷黑暗的老年去。他们看着黑德格医生——他坐在雕花的圈椅上，手里捏着他从摔破的水瓮的碎片中抢救出来的那朵有半个世纪的玫瑰花。随着他的手势，那四位暴徒重新坐在椅子上；他们非常爽快，因为尽管年青，狂暴的行为已终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了。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我可怜的西维尔的玫瑰花!”黑德格医生在落日的余辉里举着那朵玫瑰,突然叫了一声;“它好象又在褪色了。”

是这样的。甚至这伙人正在看着它的时候,这朵花仍在继续枯萎,直到变得又干又脆,和医生当初把它扔到水瓮里的时候一样。他把挂在花瓣儿上的几滴水珠儿抖掉。

“我仍然象它青翠欲滴的时候一样爱它,”他说,一面把枯萎的玫瑰贴在他枯萎的唇上。在医生讲话的时候,那只蝴蝶从他如霜似雪的头上飞起,落在地板上。

他们的客人又颤栗起来。他们感觉也不知是肉体里的还是灵魂中的一股寒气渐渐在侵袭全身。他们面面相觑,感到时光在飞逝,而每一瞬间都在夺去他们的一分魅力,在他们的光润的额头留下一道深深的皱纹。难道这是幻觉?莫非在这短暂的一刻,人生便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是老年人了,正和他们的老朋友黑德格医生坐在一起。

“难道我们又变老了,变得竟这样快?”他们凄惨地问。

他们确实又变老了。青春之泉的作用甚至比酒还要短暂,它所引起的一阵狂热已经象泡影一样幻灭了。是的!他们又变老了。寡妇突然打了个寒颤,又成了一位老妇。她紧握皱皱的双手遮在脸上;既然她的脸再也不会变得美丽动人,但愿上面盖的是一块棺材盖吧。

“是的,朋友们,诸君又变老了,”黑德格医生说,

“瞧呀,青春之泉都被洒在了地上,啊——我并不为此而悲伤;因为即使这股泉水就在我的门外喷涌,我也不会弯下腰去沾湿一下嘴唇的。——不会的,虽然它所引起的狂热将持续几年而不是短暂的一瞬。这就是诸君所给我的教训!”

可是,医生的四位朋友却没有汲取这个教训。他们决定立刻到佛罗里达去朝圣,早中晚三餐,将青春之泉痛痛快快地饮个够。



血人制造

〔美国〕克莱格·斯特耶特

道小姐挨着那扇观察窗向里一看，立马觉得自己胃里一阵翻腾，恶心得几乎要吐出来了。她连忙用手捂住嘴跑开。

桑特尔大夫轻轻地扶住她的胳膊，领她走到一张沙发前，让她坐下。这张沙发背对那扇观察窗，所以她就看不见那个令人作呕的景象了。道小姐觉得好了一点后，就勉强地笑了笑说，“你倒是提醒过我”。

桑特尔大夫没有笑。他说，“看惯以后就好了。我是个医生，看见血已经习以为常，不过，这种情景还是使我感到不舒服。从生物学的眼光来看，使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

道小姐有点厌恶地说，“简直不像是人”。

桑特尔大夫说，“这就是政府派你来作决定的原因吧，老实说，我倒很高兴他再也不用我来操心了。”

“我想再看看他。”

桑特尔耸耸肩膀，点燃了一支卫生香烟，然后陪她一起走到观察窗前。他对她的不自在好像很有兴趣。

道小姐又接近窗前向里望去。这一次她觉得不像上一次那样恶心了。

里面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年青小伙子，高高个儿，肌肉很发达。他一丝不挂地站在房间中央，没有理过的黑头发长得一直垂到他背后的腰部，他的胸膛上有一道裂开的伤口，鲜血不停地从伤口中冒出来，顺着他的腹部和两腿流到地上。

“他为什么要笑呀？你看他还瞪着眼睛在看什么？”道小姐一面问桑特尔，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青年人。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不知道，”桑特尔打趣地说，“你去问问他吧。”

“我对你的幽默不感兴趣”，道小姐从紧闭着的嘴里进出这么一句不客气的话。

桑特尔大夫不自在地笑了笑，耸了耸肩膀。他的卫生烟已燃到了尽头，快要熄灭了。他随手向墙边的垃圾箱里一掷，香烟屁股倏忽亮了一下，就飞了过去。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桑特尔打趣说，想找个台阶下。

道小姐从观察窗前转过身来，她面带愠色，目光逼人，恶狠狠地说：“谈谈他的事吧，”她发出的每一个词都冷得像冰，“他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

桑特尔觉得很没趣，不好意思地舔舔嘴唇，点点头说：“他没有名字，至少没有正式名字。我们叫他‘K’，这是个绰号。我们之所以给他这个绰号是因为……”

“真有意思”，道小姐打断了他的话，“我又不是到这里了解他的绰号的。”

“客气一点，好不好？”桑特尔也冷冰冰地对她说。他在想，真是可惜，要是这个女人懂得向人笑一笑，她看上去也许会有点迷人。

“政府给我工资是让我来工作的，不是让我来讲客气话的，”她的声音冷若冰霜，毫无情趣。她转过身来，面对桑特尔大夫，这样她就看不见那个流血的青年人了。“他这个样子已经有多久了？”

“我的报告里都写着，要是你想看的话，我可以……”

“我想先听听你说个大概，然后再看你的报告，我相信你的报告一定很详细”。她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是呀，相当详细”，桑特尔大夫回答说，他的口气也不怎么太客气了。

他转过身去，避开道小姐，望着那个流血的年青人，简短而



又平静地说：“他今年大约二十三岁，从他生下来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真是不可思议！”道小姐说着，不由自主地沉思起来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是真的吗？”

“完全是真的。不可能是捏造，也不会夸大，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道小姐接着说：“就照你说的吧，那么你是如何治疗这种病例的呢？这是不是某种形式的血溃症呀？”

桑特尔大夫摇摇头说，“如果这是一种什么血溃症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病例了。而且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心理上的病态竟会引起这样严重的生理机能失常。”

“不过，能不能用某种外科手术来试试？”道小姐开始讨论起治疗方法来了，“用某种化学疗法可能会……”

桑特尔大夫使劲地摇摇头说：

“从他来到这里的七年当中，我们试验过了各种方法，如心理化学疗法、原体重整疗法、单项的生命回授疗法和综合的生命回授疗法等等，毫无作用。生理学上不可能有他这种病例。”

“他的流血量是多少？”她问道。

“没有定数，大致上每小时流二、三品脱。”

“这不可能”，道小姐惊讶地说，“没有人能流……”

“他能，而且流了”，桑特尔大夫打断了她的话，“他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否则他早就应该死了。你别再问我他为什么了。”

道小姐转过头去，望着那个静悄悄地站在房间中央的流血人。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鲜血不断地从他胸部的伤口中往下流，流到他的脚下汇成一滩郁积的血泊。

“够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她从观察窗前转过身来走开“请你领我到我的办公室去吧。我现在想着看你那份报告了。”

两个小时以后，桑特尔大夫的报告的最后最后一页从道小姐没劲